

一纸家书映初心

在河北省井陘县红土岭村一座民居改建的陈列馆中，有幸读到陈赓将军与夫人傅涯的两封通信，被这对革命伴侣赤诚坚定又温暖浪漫的情怀深深感动。

“亲爱的赓：一九四九年，美丽的新春，你们胜利而愉快的向江南进军了。江北的人儿在祝福着你的健康！进程中，有着丰富的生活，复杂的斗争，出色的成就，……留着清晰的记载，赓，哪怕我们一年、二年的别离，那才是人生的真义！吻您!!!”这是1949年我军渡江战役发起前夕，傅涯于3月5日写就的一封信“战地情书”。只不过，它没有邮递，而是写在了为陈赓准备的新日记本上。

陈赓一直遗憾自己“长征无日记”。1937年8月7日，他要求自己“坚决地把日记日日不间断地写下去”。1943年，陈赓与傅涯结婚。婚后，陈赓请傅涯阅读了他几年来所记的日记，把一颗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妻子，包括他对前任妻子王根英烈士永志不忘的情感。从此，陈赓写日记，傅涯读日记并负责准备日记本，克服艰难险阻珍存日记，便成了二人一世的约定。日记之外，亦有书信，只要夫妻两地工作，便总有飞鸿。

小时候的我，最喜欢唱歌，以为长大就能当歌唱家。后来又喜欢上了看书，想象着自己也是金庸小说里的侠女、琼瑶故事里的女主。直到成为一个家庭主妇，我才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，意识到我的人生会跟我的奶奶、妈妈、婶婶们一样，围着灶台、孩子、田地、家务打转，永远都望不到头。

地里的庄稼一茬茬收着，孩子们慢慢长大着，然而，让人猝不及防的事在家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先是我爸爸突然去世；我还没从悲伤中缓过来，丈夫又出车祸碰断了腿；不到一个月，年轻的大姐又突发脑溢血去世，妈妈病倒。一系列变故，一下下把我打击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那几年，我情绪低沉，心里满是悲伤和绝望。其间断断续续去兰州、银川等地打工，匆匆来去，感觉自己像个孤魂野鬼。

直到2017年，我偶然在手机上看到了一篇题为《我是范雨素》的文章。那句“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，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”和她来自农村、做育儿嫂的身份，像一记猛击击中了。我第一次萌生了去北京的念头。

怀着忐忑的心，来到了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北京。进入陌生的环境，各种问题让我一下子手忙脚乱，像掉进了泥潭里，怎么拼命扑腾，也只能越陷越深。幸好后来遇到了非常好的雇主，对我包容理解又信任，每周还给我一天休息。就是这一天休息，让我能够加入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，和范雨素他们一起学习写作。那时我不懂什么叫创作，也没想过出名，只想跟着大家一起学习，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留个纪念。没想到这一次，老师学友们不但把我从泥潭里拉了上来，竟然还改变了我的 人生。

在文学小组，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，都会有志愿者老师来和我们读名著、念诗词、聊写作。平日里，在雇主家忙完一天的活，等孩子睡下了，我才像小学生一样，安心做我的“作业”。在这个学习过程中，我的思想和认知也发生了变化。以前为一点小事纠结、内耗的情绪越来越淡了。有事憋在心里自己胡思乱想、不敢和别人沟通的性格，也慢慢改变了。

记得有位雇主要求很高，几口人要分别做不

碧波退去，裸露出一片宽阔的滩涂，飘来一阵阵咸腥气息。一赶海男子，高卷裤腿，手持水铲，在滩涂里跋涉“寻宝”。忽见一处洞穴，他便俯下身，先用脚插入洞底，断其退路，再挥铲扒泥，洞越挖越深。看他似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。突然，洞中爬出一物，被他一把拽进竹筐。

这夏日一幕，让我过目难忘。我知道，那个被捕获的生物叫望潮，是一种与章鱼相近的蛸类。它落潮后隐于自掘的泥洞，能预先感知潮水上涨，探出身倚洞张望。

我自小生活在海边，喜欢逛海鲜集贸市场。这里常是鱼虾唱主角，望潮是小众，但因风味独特，牢牢地俘虏着一些海边人的味蕾。好酒不怕巷子深，有一天，它遇上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摄制组，一举登上舞台中间当了回主角，自此名声大噪，引来食客竞相品尝。

前不久，有一批外埠客人来访，我在海边夜排档请客。客人一看望潮，惊讶目光瞬间被它吸引。见客人兴味盎然，我便点了一盘。

望潮的烹饪大有讲究。挑好10多只望潮后，摊主取来一只木盆，将望潮在盆里“啪嗒、啪嗒”地摔打起来。众人疑惑，摊主呵呵一笑：“这小家伙看上去柔软，实则皮很韧。摔打一下，肉质可以变脆。”经过加工，望潮的鲜甜、爽脆已被稳稳地锁住了。

摊主将摔打过的望潮用水洗净，待锅里油热，蒜瓣拍碎，小火煎出香味，放入整只望潮，佐

“那才是人生的真义！”

宁 雨

1949年2月，陈赓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按照上级指示，他于3月11日从河南漯河出发，率部挺进。对即将出征的丈夫，傅涯有很多的话要叮咛，但落在笔端的唯有祝福和对于胜利的憧憬。其余的话，则简化为信中那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，傅涯的心是明亮的。三大战役胜利后，我们只有坚定地打下去，才能巩固胜利成果，赢得真正的和平，赢得人民所祈盼的太平盛世，“那才是人生的真义”。

在这本日记的开篇，陈赓写道：“渡江作战，完成历史任务，对我我军的高级将领，不能无记，决心写下去。特志。3月10日行动前夜于漯河之福音堂大楼。”短短几句话，铿锵有力，是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决心，也是对傅涯“战地情书”的深情回应。陈赓大将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将领，在抗日战争中活跃于华北战场。他大智大勇、屡克强敌的故事，至今在井陘、涉县、武乡、沁源等革命老区口口相传。在人们心中，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，是“战神”一般的存在。殊不知，几十年斗争生涯，他落下伤病无数：1927年在会昌战斗中左腿负伤；1932年在战斗中右腿负伤；1933年被捕入狱，遭受严刑拷打；抗战期间，无

同口味的饭菜，衣服都要手洗，我每天总是有忙不完的活。有天晚上，我洗完他们一家人的衣服，收拾完卫生，下楼扔完垃圾，上楼后躺在床上，感觉周身乏困、腰酸腿痛。身处狭小逼仄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，情绪低落，脑子里却突然灵光一闪，在手机上写下了一首诗：“夜晚真是太好了，整个世界属于我。不用做饭不用洗衣，可以在云朵上跳舞，树枝上歌唱，和鱼儿一起游泳……”这首诗发表在网上，很多人都说好。

就这样，我把自己带孩子的乐趣、遇到的老师、家政姐妹们给我的感触，这些看到的想到的，都写成了文字，它们后来成了我的纪实文学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里最真实和感人的内容。我们文学小组集体创作的作品集《劳动者的星辰》和诗集《大口呼吸春天》里，也有我的文字和画，我的作品在许多知名的杂志上发表。像我这样一个只会洗衣做饭、照顾老人和孩子，双手摸了大半辈子锄头、抹布和扫帚的农村女人，竟然有幸走进从小就向往的读者出版社、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，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活动，见到了许多我敬仰的作家老师。

所有这些，都是因为文学，它让一个本以为会重复祖辈轨迹的农村女人，拐上了一条从未想过的路。它让一个胆小自卑、当了奶奶的农村女人，一次次走到更远的地方，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。文学没让我变成有钱人，却让我的内心富足，让我更爱生活，让我有勇气面对种种未知的难题，让我重新审视和思考当下的自己，让我不再只是别人嘴里的“谁他女儿”“谁他媳妇”“谁他妈”，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和尊严。

现在，老家的村子里也有图书馆、阅览室，人人都能看书，普通人也能拿起笔，写下自己的故事。希望我的切身体会，让像我这个年纪的、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姐妹们知道，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阅读和学习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认知，让自己活得越来越轻松美好。人生的路没有一帆风顺，但我相信，人心里得有个稳心石。对我来说，这石头就是阅读和写作。它不能把所有苦都消除，却能把苦化成光，落在纸上，也暖在心里。

这大概就是文学给我这个普通人，最好的礼物吧。

酱料去腥，旺火快炒，令其触须慢慢卷曲，周身被酱料裹住，莹润泛红。火候一到，即刻起锅，盛入白瓷碟中。浓郁的香气透着鲜甜，色泽诱人，一看就让人胃口大开。夹起一只送入口中，齿尖轻叩，便是一声轻响，弹嫩筋道，满腹膏浆瞬间在舌尖迸发，浓香久久留在唇齿间。一位客人悠悠地叹道：“鲜得人找不着北。”再小酌一杯，一切疲惫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

其实，老舟山人烹饪望潮是不摔打的，他们要的就是望潮那份弹韧的口感。在嚼的过程中，

鲜汁汩汩流出，越嚼越有味。现如今，生活节奏加快，当地流行起白灼望潮，主打简单快捷。先将望潮撒上一小勺盐，抓捏半分钟去掉黏液，用水洗净。在锅中加些清水、葱、姜，水沸后放入望潮，烧至八爪卷起，腹肚宛若一只只去壳鸽蛋。捞出装盘，膏黄丰腴，鲜香扑鼻。蘸点酱油、香醋，一口下去，胶质软糯，最是原汁原味，堪称海边人家的一道“看家菜”。

望潮的美味，一半得自天赐，一半出自海边人家的烹煮智慧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吃法也在变，不变的是对鲜本味的追求。一盘望潮，一杯老酒，海边轻轻拍岸的潮声，那是海边人家温馨惬意的好时光。



大地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马 涌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工友给我做了一个创锤

温 馨

一边尖头，如叩问
一边平头，若应答
一个铁疙瘩握在手中
总带着点命运的沉

焊完第一层后
焊缝正困在自己的阴影里
我举创锤的姿势
和母亲挑棉絮里的沙粒时
竟有几分重合——
尖刃探入缝隙的瞬间
听见焊渣松脱的轻响
像某个结，终于肯自己解开

铲出乌黑色的碎屑
亮面便浮了上来
像把日子摊开后
再仔细地缝补

焊一层敲一次渣
V形坡口里
每道焊缝都学会了坦诚
完整，从来都从接纳不完美开始

焊完最后一道焊缝，我又拿起了创锤
这时的创锤，尖头朝上
平头贴着地
像个沉默的思考者
把天与地的距离
都敲成了可触摸的温度

高大上的语言，却字字锥心，句句是灵魂的叩问。一个光明磊落、奋斗不息的陈赓形象，如在眼前。

谈完雨花台凭吊，他接着写道：“这几天总是想着您和儿女们，涯子的活泼天真时时绕着我的心灵，有时竟想早些言归，但我不能这样做。您们的情况希望得到您的报知，到上海后无论如何要通一次电话。”这段话，洗尽铅华，俨然就是一个痴情男儿对久别妻子的絮絮叨叨，想念、牵挂，归心似箭的缱绻之情，用最家常的话语说出来，却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。一个英勇无敌、大智大勇的人，内心却藏着无尽的温情和柔软。

铁骨和柔情，无比和谐地统一于我辈所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身上。陈赓这封信，似乎在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必然也是一个表里高度统一的人，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人；一个在家国担当的大情和对妻儿的小情之间，有着高度自觉边界感的人。

“有时竟想早些言归，但我不能这样做。”这是一个革命者的真实心意，也是一以贯之践行的原则。他的生命首先属于党的事业，其次才是爱情和家庭。无论战争年代，还是平时时期，聚少离多，各自在岗位为党奉献，靠一纸家书相互惦念、相互鼓励、互诉衷情，是陈赓、傅涯夫妻十八载的真实写照。

当年，陈赓率领部队到太行山，打长生口、七亘等战斗时，行色匆匆。那时的红土岭，并不知道陈赓大将内心世界柔软痴情的另一面。但今天，老区人民设置陈列馆，铭记战火硝烟的峥嵘岁月，也铭记先辈们至情至性的铁骨柔情。

前不久与一名乡镇年轻干部闲谈，他略带腼腆地说：“有人说我身上有股书生气，我倒觉得这是夸我。”我听完一愣，随即笑了，不知何时起，“书生气”竟成了稀罕物？这话细琢磨，确有深意。

长久以来，“书生气”常被理解为迂腐刻板、脱离实际。被这种观点带着走，一些人渐渐远离书本，一门心思钻研人情世故，甚至以酒桌应酬替代书桌苦读，在迎来送往中丢掉求知热忱。想想看，同事约饭推托几次，就可能被说“不合群”；坚持原则秉公办事，显得“不懂变通”。时间久了，一些人慢慢褪去锐气，远离了“认真”二字。事实上，世人厌弃的从来不是正向的书卷之气，而是故步自封、清高自傲、脱离实践的迂腐习气。毛泽东同志曾豪迈写下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——那正是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昂扬姿态。

腹有诗书气自华。东汉刘宽潜心治学、清廉为官，离任会稽太守时婉拒百姓厚赠，仅取一钱感念民心，“一钱太守”的佳话流传千古。这份书卷滋养出的高风亮节，何尝不是为官者应有的姿态？百年征程里，共产党人的风骨中更见知识与信仰的力量。陈望道译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蘸墨食粽不觉苦涩，墨香里藏着求知求真的赤诚，这恰恰是当下稀缺的书生状态。萧华或马倜仍笔耕不辍，挥就气势磅礴的《长征组歌》，以笔墨记录峥嵘岁月，文气之中透着志气与担当。真正的“书生气”，是学识沉淀的操守，是诗书涵养的纯粹。对于党员干部而言，也不失为立身成事的必备底色。这种纯粹的“书生气”，在一些干部身上确实少了。若被人夸奖有此气质，无疑是一种肯定。

时至当下，随着社会飞速发展，不可避免存在浮躁喧嚣。秉持“书生意气”，难免要直面世俗杂音。然而，值得庆幸的是，总有人选择坚守，以行动证明，社会责任和专业探索从未被丢弃。我曾接触过另一名年轻的乡镇干部，案头常备政策读本和农技手册，白天走村入户问需于民，夜晚灯下读书学习，一年多下来记了厚厚3本笔记，村民都说“这个干部不一样”。靠着日积月累的学习，他在基层党建和产业发展上拿出了不少实招。事实证明，书本所学落地实干，才是“书生”最好的归宿。

涵养正向“书生气”，贵在知行合一。既要守住读书求知的热忱，培植高尚情操，远离世故浮躁；也要跳出书本桎梏，摒弃眼高手低，扎根基层沃土。书本上的工作方法，唯有在田间地头才能检验真伪；读过的书、掌握的理论，终究需要在解决一件件实事中落地生根。说到底，在贴近群众、为民办事中锤炼真本领，方是读书的真正目的。书香润心，笃行致远。奋斗路上，不妨常拾书卷、沉心自省，从中铸就抵御浮躁的软铠甲、立身做人的硬脊梁。

金台随感

或者消失。

山雨常常在夜间到来。雨滴落下时，流萤贴近草叶与树干。雨停以后，它们又重新飞出来。山林恢复原来的秩序。溪流继续流动，流萤继续发光。新的幼虫已经藏在泥土之下。安龙村的夜晚贴近土地。

稻田沿着河渠铺展开去。水面映着月光，田埂上的野草散发出潮湿气息。黄缘萤贴着稻梗飞行。它们飞得很低。有时落在草叶上，有时停在沟渠边。村里的老人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农耕习惯。田边保留草垛，沟渠保留湿地，一些角落并不急于清理。这些地方为流萤留下了生存空间。

夜色降临以后，蛙鸣从田野深处传来。有人收拾农具，有人坐在院坝里纳凉，有人弯腰查看秧苗。流萤在他们身边飞行，微光落在稻叶上，又慢慢移开。

村里的剪纸艺人喜欢剪流萤。红纸展开，剪刀移动。一只只细小的流萤逐渐出现。窗花贴在水窗上，灯光透过纸面落下来。

自然进入生活，生活也保存着自然。在这里，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。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一年过去，又是一年。

天井沟的夜晚最安静。沉默的岩石沿着峡谷

分布，岩壁上的纹理清晰可见。溪流在谷底流动，水声终夜不停。

这些岩石形成于久远年代。那时没有村庄，没有寺院，没有关于流萤的故事。

后来，树木长起来，河流形成自己的道路。动物与植物陆续出现。

再后来，人来到这里。夜色降临以后，几只流萤落在岩石旁。微光照亮一小片岩面，很快又移向别处。

岩石存在了千万年，流萤的光彩不过数周。它们在同个夜晚相遇。山谷保持沉默，溪流继续流动，风从岩缝间穿过。

几只流萤停在岩石上，随后又飞向黑暗深处。夜将尽时，最后一粒萤火虫沉入草木。

群山依旧沉默。溪流依旧向前。古寺里的钟声还会响起，田野里的稻秧还会生长，新的流萤将在来年的腐叶与湿润山间完成羽化。

天色渐渐发白。山谷里的光一点点隐去。来年的夏夜，它们还会出现。

且说「书生气」

李伟峰